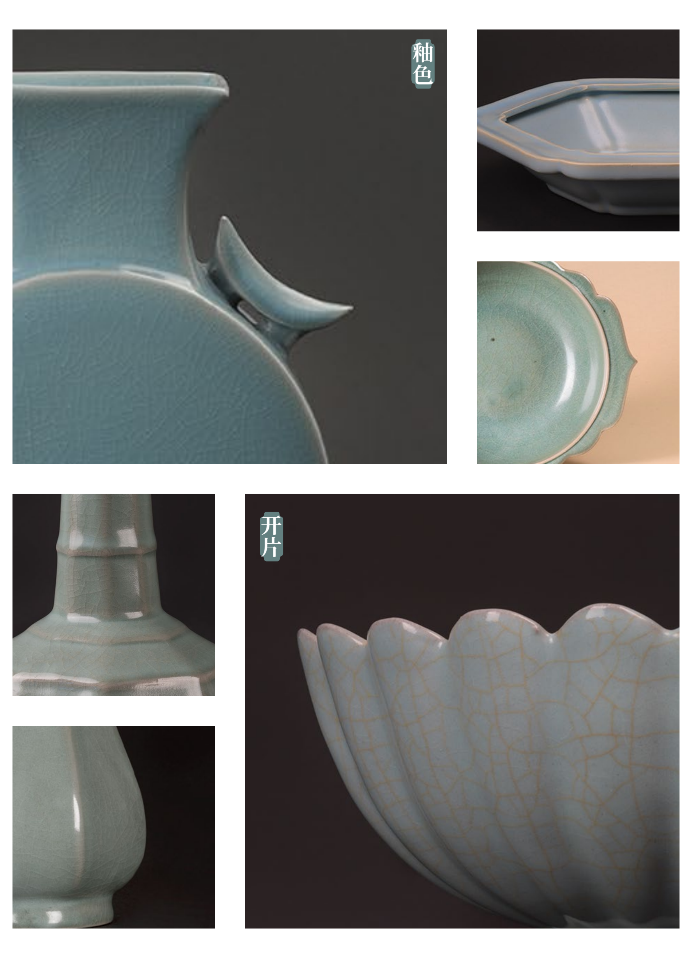
雨过天青 和光同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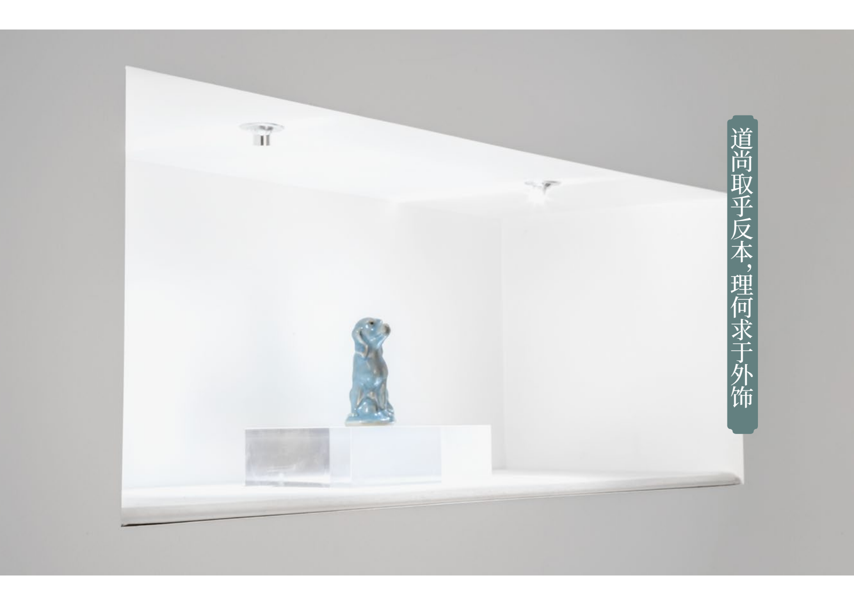
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型制之古雅又千变万化『仿古而不拘泥于古』，所追求的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是每一件展品带给我们的一致观感。

展厅内素静典雅、宁静的气氛伴随着幽幽的腊梅香气，作为针对高阶玩家和收藏家的雅集，除了在专业的陈列壁柜中陈设这些珍贵的千年美器外，风石先生更是将一件件美器直接置于那些他收藏的明代几案，佛龛造像之前，有些瓶中还随性地插了几支腊梅，让观者沉醉在一片宋瓷的梦境中，而当我们用手去触摸那些展品时，光亮莹润，釉如堆脂的冰凉如玉感，则又最真实不过。

展品的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炒米黄……粉青为上品，淡白次之，窑变出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微微闪现着淡粉色的光泽。为了烧造出这些“雨过天青”的迷人釉色，宋瓷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相传有玛瑙等玉粉入釉。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不断对烧制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釉质更趋淳厚和匀润。



釉面上都有较稀疏的开片，开片呈浅黄色，釉质匀润莹亮，大纹片，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被巧妙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变成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



“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意思是说：‘我们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我们追求的理，不用加任何装饰。’这个追求的道理不仅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文风，也同样影响着宋代瓷器的烧造风尚。”

风石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手里拿起台面上摆着的一件青瓷小狗在手中摩挲着，“今年是狗年，我就取了这件宋瓷的小狗出来摆放，宋人的生活真的是很富足，所以他们的瓷器作品里你都能看到内敛的生趣和优雅的活力，可以说宋代的窑工们的审美情趣受了当时文人士大夫良好的风气的影响和普及，从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件器物，当然留存下来的也可能大多是当时千里挑一的精品，从它们身上你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生活中细微之乐趣，就像这只小狗的姿态和身形，如此之惟妙惟肖，眼神之间仿若在与观者交流。”

我想这个源头从上古时代的陶器和青铜器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古人的器物手作里所流露出的每个时代所特有的美，属于那个时代社会所崇尚的一种气息。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去特意为我所收藏的宋代瓷器过多解释他们各自的窑口，北宋和南宋的时间断代这些从理论上需要精确验证的，在我的收藏理念里，到了一定的审美高度，每个藏家应该都是依据自己的个性和性格，只会留下自己最喜欢的，也符合自己个性的器物为伴，毕竟古老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宝贝真是浩瀚如海洋，这三十年我所过眼的，经手的宝贝加起来也大概有几千件了，我出手了很多，也购入了很多，到今天回头看看还留在我身边的，确实也大都是带着文人气息的器物，与我来言，东方美学理论永远臣服于感觉，当然我记性很好，对很多历史著录的资料和图录确实也是过目不忘，比较善于在第一时间就有把握地购入那些有缘的精品，朋友经常和我开玩笑说，天底下好东西都会长了腿自己往你家跑，我回答他们，“物以类聚！它们知道我这里有它们的亲戚姐妹，同胞手足啊……”

听着风石先生的这番话，貌似很轻松很随意，但是从之前对他的收藏故事和经历的一些了解，我们也早已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岁月静好，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执着，三十年所付出的财力和精力，真心已经让这些古物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连了，于是便就着他的话问到，“那先生接下来的打算？宋瓷展之后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我向来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对我而言，自己只是因为喜欢中国书画而爱上了这些美好的东西，也顺便收藏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和历史的物证，接下来我除了不定期地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雅集之外，主要还是在整理我的藏品门类、拍摄和编辑一些它们相关的文字资料，出一套具有代表性的“不忮堂”藏物的书籍吧。让这些物件从我的手里传承有序，让更多人了解每件古物的文化历史，学习和认知我们祖先的辉煌，也学习去延续那些文化的精髓，也算是对自己过去三十多年收藏岁月的总结和交代。

所有东西对我而言，我只是它们这些年的守护者，它们陪伴了我，我也陪伴了它们一起风风雨雨渡过了这些年，至于其他的，我想套用现在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时髦词，“无问西东”，按照自己的心之所向就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犹如我的堂号一样，对自己有交代，对这些器物有一个交代就够了。

走出风石先生的展厅门口，天气已是黄昏，我们犹如从一个古老的时空穿越回了车水马龙的尘世，坐在车上，回想起曾经看到过《美成在久》杂志上一段话，“我们无法收藏生命与时间，却有幸收藏生命划过时间的痕迹。收藏使时间生动，让毁灭变得温柔，让岁月的剥蚀颇具审美，为遥远的瞬间注入魅力。”

*「不忮堂」宋瓷鉴赏雅集，节选本次采访嘉宾：宋海峰先生（臻真传媒（上海）创始合伙人，原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特约编辑）访谈的部分内容，整理编撰此文与同好共赏。